



那年元宵节 小雪村打响伏击战

郑学富

1937年12月,山东省政府主席、第3集团军司令韩复榘放弃黄河天险,不战而退,华北日军如入无人之境,沿津浦路长驱直入,相继占领了济南、泰安、兖州、邹县,逼近滕县,直接威胁徐州乃至整个第五战区的作战计划。1938年1月,在山西的第22集团军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,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要求,由陇海线经徐州沿津浦路北调,迅速开赴徐州以北的临城(今枣庄薛城区)、滕县(今滕州市)一带守备。作为川军主力,第22集团军辖第41、第45两个军,总兵力有两万多人。总司令孙震坐镇临城,具体部署为:以第45军两个师为第一线部队,第41军的两个师为第二线部队。

当时,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主力尚在泰安一带,在邹县(今邹城市)之敌为该师团的一个福荣联队,邹县以南两下店也被敌占领。两下店位于邹县以南10多公里的津浦铁路上,是邹县南部的一个集镇。由于日军兵力不足,在邹县与两下店之间的布防是空虚的,地方武装经常在此游击活动。所以邹县和两下店的日军都用铁丝网将其所驻营地围护,龟缩在里面。邹县的日军还故意虚张声势,在四面城门上张贴布告一张,上写:“大军明日到此。”每天夜间,日军把数十辆炮车自城中拖出城外,次日白天再将炮车拖入城中,表示每天都有人员和装备源源不断到此驻防,为自己壮胆。

日军的疑兵伎俩被第22集团军侦知,司令部决定向日军占领的两下店等地发起攻击。2月13日下午,第45军第125师兵分两路,开始行动。一路以第373旅主力向两下店发起攻击,另一路绕攻邹县北关。这天夜里,寒风呼啸,漫天飞

近日,笔者查阅台儿庄战役史料时,发现1938年2月14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一篇题为《津浦路南北我军奋勇杀敌》的报道中有一段文字:“我军迂回部队已于14日午占领曲阜南九龙山,并在九龙山附近大小雪村与由曲阜往邹县之敌遭遇而发生激战,歼敌甚众,并毙佩戴敌少将符号之中岛荣吉一员,毁敌汽车3辆。”这段文字报道了1938年2月14日,川军45军127师757团在山东曲阜小雪村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。那一天,正好是元宵节。



川军757团一营营长陈九章

雪,373旅746团团长江尚修率领全团,在地方抗日武装红枪会数百人的配合下,突然袭击两下店,官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,奋不顾身地冲上去,连续发起四次冲锋猛攻,突破了日军阵地的外壕和铁丝网,逼近日军主阵地。敌人士气大挫,凭借庄内坚固的工事,加上火力猛烈,拼命抵抗。虽然我军前仆后继,勇往直前,但几次进攻均未得手,不得不撤回原守备阵地。

正当第125师在两下店地区浴血奋战时,第127师第757团,在团长王文拔(四川安岳县龙台镇人)的率领下,由禹城向曲阜、邹县之间迂回挺进,到曲阜、邹县之间的敌后山区开展游击战。

团里的侦察员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,混进邹县县城,打探到一个重要消息: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,曲阜的日军有一名高官将到邹县参加一个重要活动。王文拔决定在曲阜和邹县中间的九龙山附近打个伏击战。

九龙山位于曲阜城南9公里处,曲阜至邹县的公路就经过山脚下的小雪村。王文拔决定,由第一营营长陈九章(四川隆昌人,黄埔八期毕业)率领全营人马埋伏在小雪村,自己带领一个营和地方的红枪会武装秘密埋伏在鬼村附近策应。2月12日,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两个村,首先阻绝交通,破坏公路桥梁,占领军事要点,控制乡村一切活动,做好了伏击战的一切准备。

2月14日,正值中国传统的元宵节,这天下起了小雨雪。上午10时许,日军三辆小轿车沿曲阜公路南下,离开曲阜没有多远,便进入九龙山下小雪村陈九章营的伏击圈。陈九章一声令下,全营官兵枪声齐发,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,顿时枪声四起,手榴弹横飞。日军仓促应战,被我军火力压制。日军企图开足马力,乘车冲出包围圈,脱离危险。当汽车沿公路疾驰到前面时,公路早已被我军破坏,汽车陷

下去便动弹不得了。日军纷纷跳下汽车,且战且向村里退却。陈九章带领战士们挥舞大刀向敌人发起冲锋,与敌人展开肉搏战。激战半小时后,全歼这股日军。时任第743团团长的熊顺义在回忆文章中说:“激战半小时,将日本侵略军矶谷部队的少将中岛荣吉以下十五人全部打死,并缴获轻机枪二挺,步枪三支,手枪三支,小轿车三辆,军用地图、文件、作战资料几束。我军是役亦伤亡三人。”

这天午后,从邹县县城驶来一辆大卡车,车上数十名日军,沿曲阜公路飞驰而来,估计是来接应曲阜方面日军的。当日军来到鬼村村口时,发现公路已被破坏,即下车抢修公路。王文拔团长立即发出攻击信号,两端伏兵迅即将公路截断,切断敌人退路,中间伏兵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。日军被这突如其来地攻击打得手足无措,乱作一团,但反应过来之后便组织起抵抗。由于我军缺少重武器,只有用手榴弹和步枪攻击,王文拔就发挥人多势众的优势,令司号员吹冲锋号,身先士卒跃出战壕,向敌人猛扑而去。战士们也纷纷跃出战壕,与日军展开肉搏战,一时间杀声四起,震天动地,很快就结束了战斗。共击毙日军25人,缴获轻机枪1挺,步枪18支,大卡车1辆,无线电通讯器材1部等。

日军在小雪村、鬼村被伏击全歼的消息传到曲阜、邹县日军司令部后,日军大为震惊,恼羞成怒,派出200余名日军分乘10辆卡车,由曲阜朝小雪村疾驰而来,意欲报复。757团在王文拔的指挥下,占据有利地形,居高临下,给日军迎头痛击。鬼子挨打后龟缩在曲阜城等待援军,我军则趁机转移到山区打游击。

宿国:南北分裂,背井离乡

张九龙

宿国是个命运多舛的国家。原本“司太昊与有济之祀”的日子过得好好的,却因自家内部对周人东征态度不一,导致国家南北分裂,兄弟反目。好不容易效忠新王朝得到了男爵的封号,却因为夹在鲁宋两强之间,最终被迫举国南迁,落得个流离失所,背井离乡。

精神领袖 祭祀济水之神

宿国是西周初年得到朝廷正式册封的异姓诸侯国,与任、须句、颛臾并称“风姓四国”,身上同样肩负着“司太昊与有济之祀”的神圣使命。事实上,既然身上流淌着太昊伏羲的血液,那么宿国先民存在的时间要远早于西周。

今泰安东平有个宿城镇,此处是宿国最初的祖源地。《东原考古录》称宿国故城是“南澄汶水之青,东携龙山之秀”,可见这是一块风水宝地。古济水从河南进入山东定陶境内,东北向穿过巨野泽,至东平,接纳东来的汶水,继续向东北流去,直到大海。因此,汶水是古济水的重要补给水源,宿国在当时整个古济水流域的位置十分重要,祭祀济水之神也就理所当然。

宿国这类靠吃香火饭的国家,后人将其归纳为“神守国”。一般情况下,国家政权要靠武力刷存在感,而神守国比较另类,自己本身没有军事防卫力量,也没啥对外扩张的野心,而是通过祭祀山川神灵获得立足于江湖的资本,整个国家就是靠掌握着祭祀大权而存在的。在那个山神龙王一抓一大把的年代,宿国虽然国力不起眼,但是由于和所祭祀的济水之神关系密切,因此在当地部族中的威望甚高。

周人东进时,考虑到没啥还手之力,宿国和另外几个风姓兄弟国一商量,好汉不能吃眼前亏,大家

选择了臣服新王朝自保。周人讲究“敬德保民,以德配天”,对殷商那套鬼神之说并不感冒,对这些传统的神守国其实也是半信半疑。只不过,周人的根基在中西部,武王克商后,周人短时间内无法凭借武力彻底征服东方部族。因此,对于这些神守国抛出橄榄枝的行为,周人倒是乐观其成。

天下初定,周人重新进行了分封,确认了宿国等国家“司太昊与有济之祀”的权力,算是给了“风姓四国”一颗定心丸。周人也希望借着他们的力量,在祭祀、法统等方面维持自己在东方的绝对权威。不过,宿国国君只获得了男爵爵位,这在当时“公侯伯子男”五等爵体系中属于末等。

南北分裂 周王出巡讨宿夷

然而,商周之交的这场政权大洗牌,也给宿国带来一次空前的分裂。早期的宿族活动范围较大,由于军事力量薄弱,部落主要是靠信仰和领导人个人权威维系,日子久了,部族内部渐渐分出了派系。

在对待周人的态度上,宿人内部有严重分歧。北部的宿人较早采取了与周人合作的策略,得以继续在祖辈居住的地方生活。而南部的宿人却没有听从部落内部的统一指挥,选择了与周人对立,甚至背离了自己的祖国,率众南迁,辗转到达周人势力覆盖不到、且与周人分庭抗礼的淮夷地区另行建立政权。经过这次大分裂之后,南北两宿沿着不同的轨迹各自发展,北宿以附属小国的身份继续存在,南宿则经常受到周王朝的讨伐。

南宿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交会地带,当时这一带城郭密集,人口众多,经贸发达,且有山川河流相连,而无

险山恶水阻隔,便于大规模人群沿山之走向、水之流向迁徙。更重要的是,这片区域属于夷族反周的大本营,周人一时半会也无可奈何。

因为对抗周王朝,南宿获得了“宿夷”的蔑称。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曾经出土过一套晋侯苏编钟,16枚编钟之上共刻铭文355字,年代为西周晚期,上面记载了周王于三十三年(公元前846年)自宗周出发巡视东国、南国,率晋侯苏前往东国伐“夙夷”(即宿夷)、“泲夷”等部族的情况。

其中的一则铭文为:“周王向晋侯苏发布命令:率军队先从左翼倾覆获地,再向北倾覆某(字缺失)地,然后征伐宿夷。”其中的“获地”指获水流域。据《水经注》载:获水是古代一条自今河南商丘东北到江苏徐州北的河流,流经今江苏宿迁泗洪境,在安徽萧县南与睢水合流,后于彭城北汇入泗水,为宋人重要活动区域。照此“率军队自左翼北渡获水后伐宿夷”之令不难判断,当时的宿夷应分布在获水之北,说明获水北岸(今江苏宿迁至安徽宿州一带)在两周时期曾有宿族活动的史实。

宋人迁宿 辗转淮河流域

回过头来再说宿国。宿国虽然得到了朝廷的正式册封,但毕竟身份低微,只是最末等的男爵之国,再加上自身国力较弱,日子过得并不舒坦。更重要的是,宿国正好被夹在了鲁国和宋国两个大号诸侯国之间,颇为尴尬。鲁国是姬姓侯爵,在周初七十一诸侯国里排名第一,地位自不用说;宋国则是殷商后裔,子姓公爵,根深蒂固,亦非善茬。

宿国渐渐成了宋国的附属国,同时还得小心翼翼地与接壤的鲁

国搞好关系。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,宋国、鲁国都在谋求对外扩张,两国经常发生军事冲突,处在两国之间的宿国自然过得提心吊胆。

作为两国的战略缓冲区,宿国也曾承办过“国际会议”。公元前722年,鲁隐公上任不久,就和宋国一起,在宿国的地盘上举行会盟,一度友好起来。这就是《左传》所载的“九月,宋人盟于宿”。

到了鲁庄公执政时期,齐鲁毁盟,兵戈相见。宋国借齐鲁两国交恶的机会,趁机出兵,兵临宿城城下。宋滑公以宿国属宋而亲鲁为借口,强令将宿国从原地整体迁走,这就是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说的“内迁其人而更封其君”。对此,《春秋》记载:“三月,宋人迁宿。”

宋国迁徙宿国,目的为了使它不能和其他国家交往,加强对宿国的控制,不让它有机会投鲁或被鲁所吞并,同时也为了“迁其民而取其地”,扩充自己疆域。

一般认为,今江苏宿迁是“宋人迁宿之地”。唐朝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明:“宿迁县,南至州二百一十里。春秋时宋人迁宿之地,至汉为公犹县,属临淮郡。晋立宿预县,隋开皇三年属泗州,宝应元年以犯代宗庙讳,改为宿迁县。”

搬家之后,位于泰安东平县宿城镇的宿国故城成了宋国的地盘,不过最终还是落入了齐国囊中,齐国在此设立无盐邑,秦朝设立无盐县。西汉宣帝的时候,设立东平国,封其子刘宇为东平王,国都就设在宿城,形成了形制完备、规模庞大的都城。从西周至唐代,宿城历经变迁,城墙及古建筑逐渐湮没,近代更是因为兴修水利设施等又遭到了毁坏。目前城池轮廓尚在,明显高于周围田地,特别是遗址西北角的北城墙尤为明显,高1—2.5米,长180米,宽50米,夯土层、柱洞也明显可观。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徐静
美编:金红
投稿邮箱:
qlwbxujing@sina.com